



勤勤恳恳，我只赚辛苦钱

扬 勤 廉 正 气
创 美 好 生 活

唐门遗韵

□ 乐心

唐门，在中国无数的乡村中，本是再平凡不过的村庄。然而，因为800多年前发生的传奇，它具有了史诗般的意义。

人们传唱着《满江红》

龙抬头这一天，周坤生老先生过生日。因为疫情，家中长辈取消了预订的寿宴，以一份精美糕点馈赠了亲朋好友，我也收到了礼盒。不知这位老前辈近来可好？我微信与他小儿子联系，对方很快发来一条短视频，一看，老先生在唱《满江红》。

我认真听了两遍，他没有唱错歌词，而且节拍基本准确。

我不禁想起另一位先生，周铁文化站站长闲定一，他曾创作《唐门遗韵——精忠铁血》，开场锣鼓急，“咚咚/咚咚/咚咚……哈才/哈才……”“唢呐、堂锣、道锣、吊钹，渲染出金戈铁马的气氛，紧接着丝竹乐奏起，男声领唱：“怒发冲冠，凭栏处，潇潇雨歇。抬望眼，仰天长啸，壮怀激烈……”“激越悲壮，让人无限感怀。”

唐门，距离周铁镇不到一公里。南宋建炎二年(1128年)开始，岳飞带领岳家军抗击金兵，部队辗转在南京、广德、宜兴、溧阳之间，一度粮草紧缺。宜兴县令钱谦仰其名，以“我宜兴富足，官粮储备充裕，足可供一万官兵食用十年”，希望岳飞移军宜兴，一来抵兵进犯，二来帮平定太湖水寇郭吉。建炎四年春，岳飞移师宜兴，首驻张渚，后驻周铁。他与第二位夫人李娃所生之子岳霖就出生在唐门。

后来，岳飞遭秦桧陷害，家人被流放，孝宗即位后给岳飞平反。岳霖自九江来宜兴，邑人深念岳飞抗金平寇、保境安民的恩德，置田宅于唐门村，留岳霖定居。岳霖对血地深怀感情，以后在外做官，总以唐门为家。他将父亲的衣冠冢安置在唐门“金钩钓月地”上。62岁那年他去世，葬在父亲衣冠冢旁。其子孙在唐门开枝散叶，生生不息。

数百年过去了，周铁当地人说起岳飞，说起唐门，仍骄傲而亲切。80岁的胡岳良说，他出生满月时，母亲请算命先生

生帮他排八字，算命先生说，这孩子将来是个忠厚之人。母亲说，名字就叫岳良吧，像岳飞一样忠良、有担当。可见精忠报国的正气歌在这里代代传唱，周铁充盈着一股忠勇之气。

遇见岳飞裔孙

霜降后的一天，我和闲老站长相约去唐门。刚进村，见一个外地人用普通话向村民打听岳姓人家。本以为他跟我们一样，是来唐门寻访岳飞遗迹，上前一问，对方居然是岳飞的第28世裔孙，刚给老祖宗献了两束花，正想找姓岳的村民聊聊。

这人看起来很有书卷气。他说自己的老家在武进雪堰镇，一个叫岳家头的村庄。从他这辈往上数，村里都是不出“五服”的岳姓自家人。原先老家有《岳氏宗谱》，已遗失，后来翻阅到同村人珍藏的家谱，得知岳家头村这一支人马是岳飞三子岳霖的后代。他新近从北京退休，带妻子来拜谒岳飞衣冠冢和岳霖墓。先祖安葬在唐门“金钩钓月地”上，不知现在金钩还在？约月可见？

我们说：“那一道走吧。”史书上有名的唐门，现在是前彭村的一个组。岳霖这支后裔几经战乱动荡，分散到了别处。现在村里12户人家，大多是外姓。岁月更迭换了人间，但古村格局依然完好。

所谓“金钩钓月地”，是由一长一圆的小河与池塘组成的风貌。过去风水先生认为，这种地形是吉地，而现代人只觉得名称听起来很有趣。

我们饶有兴趣地寻找。首先找到了鱼竿似的小河。离墓地不远处，有一条小河，宽度约4米，长60多米，像根竿子笔直向前。河旁边有一条小沟，当地人说是鱼线，然后前方出现一个弯沟，可看作鱼钩，再往前是一个半月形的圆池塘。岳飞的这位后裔对妻子说：“晚上月亮出来，倒映在水里，正好给钩子钓住。”

于是，我们站在池塘边聊着八百多年前的云和月，谈论这里新建的岳飞文化园。他说，他刚才在岳霖墓功德碑上，找到了自己父亲的名字。

“这里的岳飞衣冠冢，比杭州西湖边的岳坟早。修建岳飞文化园的时候，岳飞后裔都出了大力。”老站长对唐门的情况很熟。

他还说到，唐门从前建有鄂忠武王宗祠，前后二进十间屋，有个农民造房子，信手将一块石碑带回家砌墙头。现在碑还在墙头里，能辨出鄂忠武王宗祠的字样。

就这样聊着，走走停停，岳飞的那位后裔在路边与我们告别，说还会再来，这里是他的根。

谜一样的“武昌城”

唐门，我虽到过多次，但从来没有走进“武昌城”。这一次，老站长带我沿着“武昌城”遗址走，放眼看整个地形，我大为震撼。

“武昌城”距岳飞衣冠冢、岳霖墓不远，沿着后宅河从东向西，绵延一里多路。后宅是岳霖居住的地方，从前也叫侯宅，因岳霖卒后被追封为纘忠侯。这条后宅河是传说中“武昌城”北边的城河。

相传，岳霖长子岳霖，岳霖子岳益，在淳祐年间，把唐门、侯宅、前宅三村作为中心，建设了一个宜兴“武昌城”。岳飞一生转战南北，真正的丰功伟绩是在鄂州(今武昌)。历史上岳飞被封武昌郡开国公，追封鄂王。所以其后代在此建“武昌城”，是对先祖的怀念。

传说中的“武昌城”有多大呢？南北、东西直径均有一里多，四周围度五里以上，周围环以小河，建有东仓桥、西仓桥、王公桥、武昌桥、青龙桥、截笔桥、唐门桥、侯宅桥等八座石拱桥。

现今，古城址上没什么文物，我们只找到青龙桥和武昌桥。旁边的碑上写着清代建，其实应该是重建于清代。因为有史料记载，两座古桥最早建于元大德年间。

我们绕护城河走，随风摇曳的树木发出刮擦的声响。远眺近望，这片土地似乎与别处没有两样，但分明有别样气韵充盈着。

这天我很兴奋，回来后赶紧找文友任宣平，我知道他曾经骑着摩托车在宜兴各地寻找岳飞和岳家军的足迹。

草原女郎的“神树”

□ 周水欣

我跟娜娜约在玄武湖见面。“就在‘乌娜娜’那里碰头好了！”她说。

“好咧，到时见。”我心领神会。“乌娜娜”是一棵高大华美的乌桕树，枝干黑色，蜿蜒前伸，特别遒劲。那年秋天，娜娜乘高铁从呼和浩特来到南京，开启她新一段的人生旅程。下火车，她先看到南京站前那片美丽的湖水，立即惊艳了，像一匹脱缰的枣红马一般，呼啸着奔到湖边，“怪不得你总说南京站是最美丽的火车站，真的啊！”

我带着娜娜在玄武湖边闲逛，老远就看到那棵色彩斑斓的乌桕树。娜娜跑过去：“好美啊！这是什么树？”

娜娜来自内蒙古，那里的树多为红柳、桦树等高耸抗旱的品种，而香樟、梧桐、乌桕多生长在江南。经她赞叹，我也第一次发现这棵眼皮底下的乌桕树，竟如此漂亮。一到秋天，它像变了一棵树似的，原先的卵形绿叶逐渐向黄色、橙黄、红色、赭色过渡，远看近观，都美得炫目。

娜娜对乌桕树一见钟情，将它命名为自己的“神树”，又叫“乌娜娜”树，它将见证草原女郎娜娜在南京这块福地的奋斗史。娜娜说，她在呼和浩特也有一棵“神树”，每当她无法向人倾诉的情绪时，都会来到“神树”边，抚摸着皴皴的树皮，硬挺的树干，看看坚实扎根大地同时向天空伸展的大树，内心就慢慢地积蓄起了力量。

又见乌桕树。这一次，娜娜绕着树转了几圈。“我要为它念一首诗，南北朝时期的《西洲曲》”随即琅琅开口，当念到“西洲在何处？两桨桥头渡。日暮伯劳飞，风吹白鸟树”时，大树的枝蔓曼曼恰随风摇摆，一阵窸窣窸窣，落下很多彩色的叶子。它们飘飘荡荡落入

大地的姿态，那么义无反顾，又潇洒曼妙。

追溯乌桕树的历史，最早将其录入册页的，是贾思勰的《齐民要术》。最懂得乌桕树之美的，大概要数宋人。在陆放翁眼中，“乌桕赤于枫，园林二月中”。林逋看见“巾子峰头乌桕(桕)树，微霜未落已先红”。辛弃疾吟咏“手种门前乌桕树，而今尺椽苍苍”。古代文人非常喜欢将乌桕树作为一种意境留在画中，在他们笔下，文禽、寒鸦皆栖栖于乌桕苍凉的枝干上。故宫博物院藏有宋人的《乌桕文禽图》和《霜叶山鸟图》，这两幅古画，道出了乌桕树最美的时节：一个是秋天，“彩霞枫叶映秋红，微霜柏树染秋枫”；一个是冬天，乌桕雪白的种子，远望如梅花骨朵挂在枝头，“前村乌桕熟，疑是早梅花”。

乌桕树可以孤植，可以群植，可以种在水边，也可以种在山坡上。除了秋天看它绚烂的叶子之外，它的枝条曲折伸向苍穹，也颇有可观之处。它的果子叫白蜡果，古人形容它“远看柏树梢头白”。白蜡果含有蜡质成分，自古有用它制作蜡烛和肥皂的传统，做成的乌桕蜡烛，“上可照将相，下可照农民”——乌桕树真是无法被禁锢的神树啊。

娜娜认定的那棵乌桕，是在玄武湖边孤植的一棵，现在树冠达几十米，自成一派小森林。眼下，每天都可见它的演变，树下经常站满了观赏的路人和聊天下棋、跳广场舞的各路人马。如今，娜娜每次路过南京站，都会在玄武湖边走一走，看看她的“神树”，打个招呼，聊聊天。古都用博大的襟怀接纳了草原女郎，还用她的“神树”疗愈了女郎一路行来的坎坷艰辛。她的存在，就是一股温柔坚定、延绵不止的力量，神一般的大树的力量。

老街坊

□ 伍里川

去年秋天某晚，岳岳岳悄然离开了嘉峪关。他们不忍朝夕相处的邻居说明：这一去就不打算回来了。等邻居们意识到这可能是永别后，就陆续往南京寄来了一些地方特产，我也因此吃到了来自嘉峪关的葡萄干和大枣。

他们还接到了好几位老街坊的“讨伐”电话。电话里的抱怨声，过了好久，才被电话两头的大笑和叹息代替。

“你们还回来吗？”一个苍老的声音响起于除夕夜的拜年电话里。

岳岳岳在嘉峪关的家，其实是妻子的大弟弟，在一个历史悠久的国营大厂居民区里。岳岳岳年轻时当兵，退伍后在这个大厂干到退休。邻居们大都是来自安徽老家的战友、工友和家属。大厂在戈壁滩上。去年夏天，我们几个家庭组团去了一趟嘉峪关，在空荡荡的公路上开车，从嘉峪关一路向西，开了很久很久，久到地老天荒，厂子就到了。

我们此行的目的，是动员岳岳岳到南京养老。

岳岳岳不同意离开嘉峪关。甫一登文坛就向鼎《钟山》《雨花》等名刊。还记得前几年紫金山文学奖评选，高邮湖西开小店的苏若兮居然得了大奖，让扬州的诗人吓了一跳。

高邮人欢喜写，从古到今有口皆碑，从写到唱有目共睹。那个王兰英奶奶唱的高邮民歌《数鸭蛋》，且不说其旋律的流畅欢快，也不说其韵味的独特隽永，就其歌词的文学水准，就让采风的艺术家赞不绝口。《数鸭蛋》一度进入小学课本。

只要在嘉邮，无论是识字的还是不识字的，无论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，无论是城里的还是乡下的，无论生活怎么变，对文学的初心从来不变。许多文学爱好者知道自己不会写出什么大文章，却乐此不疲、痴心不改。他们不为名为利，只为兴趣爱好，只为抒发情怀，只为诗意生活。触目所及，听闻其事，心有感悟，哪怕零星星星，心里都想把它记录下来，把时光留住，让记忆永恒。正因为成千上万的高邮人对文学的痴迷执着，让这座千年古城文气与日俱增，文学大放异彩，文人学者辈出。这也许是欢喜写的高邮人最引以为豪的城市气质。

那帮老街坊又哪里舍得我的岳岳岳呢？但经不住我们反复劝，岳岳岳也不再坚持了。

离开嘉峪关的前一晚，我站在梨树下，看着岳岳岳被风吹起的白发，想到这艘宁静舒适的场景将被我们亲手揭下结束键，而我们描绘的美好生活未必胜过眼前的情境时，我心里掠过一阵歉意。这次离开，很可能决定了他们归宿之地的最终安排，决定了某些面孔



南都繁会图

薛金龙摄

欢喜写的高邮人

□ 金沙人

说兴化人能写，这是外地人称赞的。对此，我这个兴化人不好意思贸然赞同，也不能违心反对，因为兴化毕竟有毕飞宇、王干等一批文学家在文坛上活跃着。但我佩服的，还是欢喜写的高邮人。

十年前我到市级机关工作，一次公干到高邮，免不了去孟城驿转转。南门大街有一家小杂货铺，柜台虽冷清，柜台的老人却在聚精会神地抄《红楼梦》，写好的一张张在柜台上晾着。看字迹，功力了得，蝇头小楷，字体娟秀，工工整整。经交流得知，老人上过几年私塾，后辍学跟人学他站柜台，几十年弹指一挥间。退休后他帮儿子看店，闲暇就抄《红楼梦》，抄了十多万字，一摞一摞，码得整整齐齐，放在柜子里，蔚为壮观。他说，有生之年，力争把八十回抄完，如能长寿，把一百二十回全抄完。

高邮人欢喜写，由此可见一斑。“写”融入了他们的生活，成了他们生命的一部分。大人写，小孩也写；城里人写，乡下人也写；上班的写，种田的也写。只要有文章推出，热闹就开始了。朋友圈里你发我转，点赞的“小红心”络绎不绝，点评的小言论激扬文字，你来我往，热闹非凡。

其实，高邮人欢喜写是有历史的。那位吟咏“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”的高邮才子秦少游，天下谁人不知？那位写出《受戒》《大淖记事》的高

人汪曾祺，也是鼎鼎大名。至于清代训诂大家王念孙、王引之父子，更是中国传统文学的标志性人物。高邮这方风水宝地，可谓文风甚炽、文人辈出。

我工作的市级机关也是藏龙卧虎，一大批高手蛰伏其中。继承“王氏父子”衣钵的朱延庆，虽已退休多年，写作技术、书法艺术、训诂学术样样在行，研究高邮方言更是一绝，其“三部曲”已成里下河方言研究的“工具书”。倪文才游走在文史掌故和历史小说之间，佳作不断，不得不让人佩服他旺盛的精力。张秋红写的大多是家乡临泽，对老镇、老街、老人、老店、老味道的描写，情真意切。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写外婆的含辛茹苦和坚韧操持，还有她写老街上的王四瘪子羊肉汤，写得活色生香，令人垂涎欲滴，满满的乡愁跃然纸上。

高邮的年轻后生在文学追求上也毫不逊色。微信公众号“汪迷部落”俨然已成高邮文学的精神家园，打理者赵德自己的写作水平已不消说，小说集《风雨墙》为其作了证明。高邮文联主办的《珠湖》，尽管历史悠久，但不倚老卖老，追随时代，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，

老面孔有新作，新写手有力作，诗歌散文小说一应俱全。

徐霞女士学的是农，喜的是文。前些时候，她把这几年的《珠湖》杂志寄送给我，我花了两个晚上看了一遍，感觉他们不简单，了不起。《珠湖》虽是县级文学内部刊物，却追求高格调，学着大刊模样，办得六角铮铮。打开内页，每次都有名家佳作打头，意在树立标杆做示范。新人新作更是每期的保留节目。我想主办的意图很清楚，那就是让文学创作的活水源源不断，使文学之城青春永葆。

因文学上的出色表现，周荣池被推选为扬州市作协主席。县城作家当上市作协主席，这在扬州历史上还是头一回。“南角墩”已成周荣池的文学地理标志，其一系列南角墩作品，以独特的视角对其父辈进行精神文化溯源，呈现出独特的里下河风情，表达了特别的文化情愫。

高邮人对文学的执着和前后后继让人高看一眼。濮颖，一个小学教师，热心文学教育之余，接连在报刊上发出作品，近几年几乎每年出版一本长篇小说。在汪曾祺纪念馆工作的姜红兰，繁忙的工作之